

《馬氏文通》動字靜字術語 溯源研究綜論^{*}

譚代龍

內容摘要：《馬氏文通》動字、靜字術語的來源問題，引起了衆多學者的關注。文章首先回顧了學界關於該課題的研究情況，並結合新材料進一步論述了有關要點，明確了這兩個術語的準確含義和應用範圍。文章進而分析了這兩個術語從黃震、劉鑒到袁仁林、王筠，直到馬建忠的發展演變脈絡。文章最後認為，正確處理古代語言學術語與相關語言事實的關係，是古代語言學術語研究工作中應該堅持的一個基本原則。

關鍵詞：《馬氏文通》 動字 靜字 溯源 綜論

1. 引言

《馬氏文通》分實字爲五類，即名字、代字、動字、靜字和狀字。其對動字和靜字的定義是：凡實字以言事物之行著者，曰動字（21頁）；凡實字以肖事物之行著者，曰靜字（21頁）。用今天的話來說，動字就是動詞，靜字就是形容詞（包括數詞）。鑒於《文通》在中國語言學史上的重要地位，人們比較重視《文通》語法術語的溯源研究，這對分析馬建忠語法學思想的形成和研究中國語法學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又由於動字和靜字在漢語

^{*}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了湖北大學宋亞雲博士的幫助；2007年10月提交第三屆漢語史學術研討會暨第五屆中古漢語國際學術研討會討論，先後得到西南大學張顯成教授、北京大學孫玉文教授等與會專家的指教，謹致謝忱！

中的重要地位，關於這兩個術語的溯源研究，尤其引人注目。

2.1 研究回顧之一

較早探討這個問題的是王力（1981，174 頁）：“關於詞類的劃分，從前也曾涉及過。大約在宋代就有了‘動字’和‘靜字’的分別：‘動字’等於今天的所謂動詞，‘靜字’等於今天所謂名詞。這也可以算作語法的萌芽，但是距離整個語法體系的建立，還是很遠的。中國真正的語法書，要算《馬氏文通》為第一部。”

類似的意見有林玉山（1983，30～31 頁）：“古人雖然沒有分動詞、形容詞、名詞之類，但已經懂得這些詞的區別了。元代劉會監創立了‘動字’‘靜字’兩個名目。他說：‘凡字之動字者，在諸經史當以朱筆圈之，靜者不當圈也。’（《切韻指南》附錄《經史動靜字者》）這裏所說的‘動字’與後來語法書上所說的動詞相等，‘靜字’和名詞、形容詞相當。動字和靜字可以互相代用。清代王筠說：‘糞，說文“棄除也”。糞本動字，孟子“百畝之糞”。老子“欲走馬以糞”，則用為靜字。’……所謂死字、靜字，就是名詞、形容詞，實用就是做名詞、形容詞用，所謂活字、動字，就是動詞，虛用就是作動詞用。”

董傑鋒（1988，19 頁）：“《馬氏文通》的詞類列了動字、靜字。王力先生認為‘大約在宋代就有了“動字”和“靜字”的分別’。元代的劉鑒在《切韻指南》附錄《經史動靜字音》中也提出了動字和靜字，不過靜字多指動詞。”

劭敬敏（1990，35 頁）：“古稱‘動字’固然相當於現在的‘動詞’，但‘靜字’並不等於‘形容詞’，而主要指‘名詞’，也包括了“形容詞”。分清動、靜字的最早也是在宋代。黃震在《黃氏日抄》中指出：‘霸諸侯注云：霸與伯同。愚意諸侯之長為伯，指其定位而名。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齊其諸侯，則伯聲轉而為霸，乃有為之稱也。正音為靜字，轉音為動字。’到元代有劉鑒根據宋代賈昌朝的《群經音辨》寫了《經史動靜字音》

一書，明代呂維祺的《音韻日月燈》在卷首《音辨》中也單列出‘形同而動靜異音’一節。清儒比前人高明之處在於認識到‘義相同而音不必異’，但對劃分動、靜字仍保留舊說，例如：‘新爲採取，薪爲芻蕘，雖分動靜，實一字也，爲新舊字所專，人遂不覺耳。’（清王筠《說文釋例》）”

龔千炎（1997，13～14 頁）也引用了《黃氏日抄》中的話：“霸諸侯注云：霸與伯同。愚意諸侯之長爲伯，指其定位而名。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齊其諸侯，則伯聲轉而爲霸，乃有爲之稱也。正音爲靜字，轉音爲動字。”

龔先生在注解中提到：“元代劉鑒則專門著有《經史動靜字音》一卷，將字區分爲動字、靜字兩類。”並認爲：“至於動字與靜字之分，則動字多指動詞，靜字多指名詞和形容詞。動靜與死、實、活、虛密切相關：‘從其體之靜者’多爲實爲死，‘從其用之動者’則多爲虛爲活。不過把動字從虛字中分出來，自成一類，跟靜字相對，則已佚出作詩作文法範圍，另具語法學上的意義。它不僅表明詞法研究上的一大進步，也開了《馬氏文通》動字、靜字學說的先河。”

綜合上引諸家的意見，基本結論有兩個：1、“動字”“靜字”兩個術語首見於宋代黃震《黃氏日抄》；2、《文通》的“靜字”“動字”略等於此前古籍中的“靜字”“動字”。據學者們的考察和筆者對古籍的檢閱情況來看，“靜字”和“動字”作爲完整的術語，最早見於黃震《黃氏日抄》，基本是可靠的。好幾位學者還關注到了元代劉鑒的《經史動靜字音》中的情況^①。

2.2 研究回顧之二

現在要考察的是上面第二個結論，即《文通》的“靜字”“動字”和此前古籍中的“靜字”“動字”之間是否可以畫略等號。此問題關係到對“語法的萌芽”時期的認定。要討論這個問題，還需要對《黃氏日抄》和《經史動靜字音》中“動字”“靜

字”的性質作一些剖析工作。

先看劉鑒《經史動靜字音》中的“動靜字”的具體含義。劉鑒在開頭祇說了一句話：“凡字之動者，在經史中當以朱筆圈之，靜者當不圈也。”然後就列舉了一些因聲別義的現象，卻沒有明確分析過一個字的動靜情況。對此，早在1945年，周祖謨先生在《四聲別義釋例》（原載《輔仁學志》十三卷一、二合期，又載周祖謨1957）一文中就有過討論：“元劉鑒複有《經史動靜字音》之作，附《切韻指南》之後，抽繹其書，即昌朝上述之三類。其所以稱之曰動靜者，未加解說。但云：‘凡字之動者，在經史中當以朱筆圈之，靜者當不圈也。’即此論之，蓋字讀本音者，多爲靜字；讀變音者，多爲動字。其意似今文法家有名詞形容詞動詞之分，故以動靜字名之耳。然實不能概其全也。”

但周先生的態度似乎並不明確。何九盈（2000，284頁）則對此作了明確的分析：“元代劉鑒的《經史動靜字音》，也涉及到語法研究中的一些問題。劉鑒說：‘凡字之動者，在經史中當以朱筆圈之，靜者當不圈也。’劉鑒所謂的‘圈’，前人叫做‘點’、‘發’。如：《史記正義·發字例》：‘古書字少，假借蓋多，字或數音，觀義點發，皆依平上去入。’‘圈點’之例蓋起於‘齊梁人分別四聲’之後，它跟語音、詞義有關，也跟語法有關。劉鑒就是以‘圈’或‘不當圈’來區別字之動靜的。”何先生進而指出：“他（劉鑒）所說的‘靜字’並不就是名詞，而是指不須圈點的本音，即張守節說的‘如字初音者皆爲正字，不須點發’，也就是《唐語林》所說的‘正音’；他所說的‘動字’並不就是動詞，而是指‘借音’，即圈點後的讀音。”

何先生的分析非常深入，明確指出劉鑒的靜字就是指不須圈點的本音，動字就是指借音，但仍然認爲這“涉及到語法研究中的一些問題”。

孫良明（2002，338頁）對劉鑒《經史動靜字音》中的

“動”“靜”也發表了同樣的觀點：“‘動’‘靜’名稱，元代劉鑒《經史正音切韻指南》已提出，該書‘序’中說：‘末附字音動靜，願與朋友共之。’劉鑒說的‘動靜’是指字的四聲讀音變化，‘靜’指讀本音，‘動’指改變本聲讀別的聲調。”

趙振鐸（2000，326～327 頁）則專門對黃震《黃氏日抄》的“動字”和“靜字”作了考察，趙先生認為：“就這個例子看，字的動靜好象是指詞性說的，如清代王筠《說文句讀》裏面以名詞為靜字，動詞為動字那樣。但是聯繫元代劉鑒的《經史動靜字音》來考察，所謂動靜字未必就是動詞和名詞，劉鑒所舉的動字例子裏面既有名詞，也有動詞，所舉的靜字例子也是名詞、動詞都有。因此不能夠用名詞和動詞的區別來解釋。黃震這段話的最末兩句最為重要，它起了畫龍點睛的作用，解釋動字、靜字應該從這裏入手，弄清正音和轉音的涵義。王讜在《唐語林》卷二：‘稷下有諺曰：“學識如何觀點書。”書之難，不唯句度義理，兼在知字之正音、借音。若某字以朱發平聲，即為某字，發上聲變為某字，去入又改為某字。轉平上去入易耳，知合發不發為難。’這裏提到正音和借音，從下文‘轉平上去入易耳’的話來看，借音，就是黃震所說的轉音。它和古書字音的圈點有關。劉鑒也說：‘凡字之動者，在經史中當以朱筆圈之，靜者當不圈也。’從這裏可以體會到，所謂正音就是照字的本音去讀，也就是前代學者所說的如字，所謂轉音就是說這個字由於詞義和詞性不同而發生的變化。就這個意義講，字分動靜是說改變音讀使詞性詞義發生變化。靜字是本字，動字是指改變音讀使詞義或詞性發生了變化的字。”

以上所引幾位先生的觀點基本一致，尤以趙先生的論述最充分最明確，突破了過去的認識。

3.1 問題討論之一

筆者同意何九盈、孫良明、趙振鐸三位先生的意見，鑒於三

家對有關要點論述比較簡略，下面對此再作一些申述。從上文的有關引證材料，我們已經發現一個現象，就是古人在討論動字靜字的時候，總是與字的音義變化聯繫在一起。下面再補充一些新材料。

楊慎《轉注古音略序》云：“周官保氏六書終於轉注，其訓曰一字数音，必輾轉注釋而後可知。《虞典》謂之和聲樂，《書》謂之比音，小學家曰動靜字音，訓詁以定之，曰讀作某，若於戲讀作嗚呼是也。”

這裏說“小學家曰動靜字音”之動靜，是對字音而言。

明代呂維祺《音韻日月燈》卷首《音辨》，列“形同而動靜異音”，分音義發生變化之字爲“靜平動去”、“靜上動去”、“靜入動去”、“靜去動平”、“靜去動上”、“靜去動入”、“靜平動上”、“靜上動平”、“靜匣母動見母”、“靜見母動匣母”、“靜清音動濁音”、“靜濁音動清音”等。這裏的動靜是與字的音義變化聯繫在一起的。^②

《康熙字典》卷一“上”注云：“按字有動靜音，諸韻皆以上聲是掌切，爲升上之上，屬動；去聲，時亮切，爲本在物上之上，屬靜。今詳《說文》，上聲上字，高也，是指物而言，則本在物上之上，亦作上聲矣。依諸韻分動靜音爲是。後仿此。”

《康熙字典》卷二“傳”注云：“按諸字書傳本有直孽、知戀、直戀三切，《廣韻》分析極細，《正韻》因之。然曆考經史註疏，驛傳之傳平去二音可以互讀，至傳道、傳聞、傳授之傳，乃一定之平聲，紀載之傳一定之去聲，此音之分動靜不可易者也。《正字通》專辟動靜字音之說，每於此等處爲渾同之說以亂之，此斷斷不可從者。”

這裏提到“此音之分動靜不可易者也”，也表明動靜是爲字音而設。

《康熙字典》卷十“怒”注云：“顏師古《糾謬正俗》曰，怒

有二音，詩小雅君子如怒，大雅逢天憚怒，讀爲上聲；邶風逢彼之怒，小雅畏此譴怒，讀爲去聲。今山東河北人但知怒有去聲，不知有上聲，失其真矣。蓋字有動靜音，人多不講，皆此類也。”

這裏說“字有動靜音”，也十分明確地說明了動靜與音的關係，同樣符合何、孫、趙諸位先生的觀點。我們可以推測，最先，人們對口語或文獻中一些字的音變別義的現象作了一些分析，認爲一個字新義的產生總是與字音（主要是聲調）的變化相關。這樣，這個字的原來的讀音還存在，還保留著原來的意義，沒有變動，人們就把這個音叫做這個字的“靜字”；而這個字的另外的讀音，相對於本音來說，發生了變動，產生了另外的意義，那麼，這個音就是這個字的“動字”。所以，黃震說“正音爲靜字，轉聲爲動字”，就是說，一個字的本來的讀音（“正音”）是靜字，由此而產生的其他讀音（“轉聲”）是動字。本來黃震這個定義是非常淺顯明白的，但湊巧的是，他舉的兩個例字“王”和“霸”，正音所指就是名詞，轉聲所指就是動詞。因此，人們就把這個定義中的“正音”和“轉聲”理解爲其具體所指，實際上偷換了概念，導致了對動字和靜字本來含義的誤解。

明確了這個問題之後，我們還要深入關注另外一個至關重要的事實，古人“動靜字”的適用範圍是什麼？或者說，古人的這種動靜範疇，是在一個字的不同讀音之間產生區別作用，還是在不同讀音的字與字之間產生區別作用？答案是明確的。我們回過頭來看古人對動字和靜字的分析，無一不是控制在同一個字的不同讀音之內的。這裏試列舉劉鑒《經史動靜字音》中的幾個例字：

衣，平聲，身章也；施諸身曰衣，去聲。

將，平聲，持也；持衆者曰將，去聲。

思，平聲，慮度也；慮謂之思，去聲。

操，平聲，持也；志有所持謂之操，去聲。

藏，平聲，入也；謂物所入曰藏，去聲。

柱，上聲，支也；謂支木曰柱，去聲。

毀他曰敗，博怪切；自毀曰敗，蒲敗切。

視之曰見，古電切；示之曰見，胡彥切。

劉鑒並沒有給我們明確分析，這些字中，哪些是靜字，哪些是動字。根據我們的理解，上列諸字中，前一個音，都是靜字，後一個音，都是動字。所以他用不著一一指明。這樣，他說：“凡字之動者，在經史中當以朱筆圈之，靜者當不圈也”，也就更好理解了。“字之動者”，指的是已經變音之字，這種字的意義也已經發生了變化，不能按照通常用法和含義理解，故需要“以朱筆圈之”以醒目。而字之靜者，為通常之音之義，故“當不圈也”。這種動靜的區別，也完全是限定在一字之內的。這樣，我們也就可以理解，古人討論字的動靜為什麼總是與變音別義聯繫在一起，而沒有在其他場合使用這套術語。

3.2 問題討論之二

以上我們討論了宋元時代的動字靜字不是一套語法術語。下面再看看這種動字靜字的區別與漢語的語法研究和音變別義現象是什麼關係。

結合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動靜字的出發點是分音，其落腳點是別義，但意義不是“動靜”關注的焦點。我們可以說，古人的“動靜”範疇與音義都有關係，與語法研究沒有關係。但是，今人由於受到馬建忠的影響，從分析古代學者每一個動字靜字的具體意義所指的詞性出發來認識“動字”“靜字”，就祇能得出一個“動字多指動詞，靜字多指名詞和形容詞”的含混結論。這種結論實際上沒有進一步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如果真是如此的話，古人設立這套語法術語又有什麼實際價值？因為二者遠遠不能包含所有詞類。動字和靜字祇是一對相對的概念，沒有動字，就沒有靜字，反之亦然。古人區別十分明確，非此即彼，不會亦此亦

彼。而後來馬建忠就完全不一樣，他的“動字”和“靜字”的適用範圍實際上包括了一字之內和一字之外，不是二元對立而是多元對立，與古人的觀念有別。

根據學者們的考察發現，動字和靜字與今天的名詞、動詞、形容詞之間是錯綜複雜的關係。這首先表明這套術語本來就不是爲了區別名詞動詞形容詞而設的。而要徹底理清這些關係，我們首先應該正確處理動字靜字觀念與音變別義這種語言現象的關係。

動靜字的區分是以詞彙意義爲標準的。古人有可能把我們今天認識到的語法意義也納入了詞彙意義範疇之內。古人爲了便於指稱，遂定以名稱，以前叫“如字”、“讀破”，宋代叫靜字、動字。這種區分的對象是一個立體的對象，有音，有義，有形，在語流中還有語法功能。但古人的出發點是分音別義，沒有考慮到對象的語法功能。所以，我們今天從語法功能入手觀察古人的區別結果，就會覺得無可適從，找不出規律。

動字靜字觀代表了古人對音變別義現象的認識水平。從今天的眼光來看，音變別義，尤其是變調別義，是一種極富語言學韻味的語言現象，涉及到非常豐富的語言研究領域。我們要對之作出更深入的分析描寫，探求其產生的機制和規律，追尋它所波及的語言和語言學範疇，研究它與漢語深層的語音語義語法等演變發展的關係，研究這種特殊而醒目的語言現象對古代學者的“刺激”，這是現代學者的任務。這是古代學者所不能做到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音變別義涉及詞性演變等語法現象，值得深入研究。但古人的動字、靜字，並不是語法學的術語，僅僅代表古人對音變別義現象的研究水平。這種區別十分重要，可以幫助我們正確地看待二者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繫。

4. 從黃震到馬建忠：動字靜字術語的發展脈絡

《文通》的動字靜字術語源自《黃氏日抄》，從黃震到馬建

忠，這兩個術語的內涵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有了上面的認識後，下面結合孫良明（2002）的研究成果來梳理這兩個術語的發展脈絡。

孫先生（406～407 頁）引用了成書於 1710 年的袁仁林的《虛字說》中的一段話，反映了清代學者對“動靜”的新認識，袁仁林認為：

先儒分別動靜字，蓋從人意驅使處分之也。同一字也，用為勉強著力者則為動，因其自然現在者則為靜。如“明明德”“尊尊”“親親”“老老”“幼幼”“賢賢”“長長”“高高”“下下”，俱是上動下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類，又是上靜下動。“止至善”之“止”為動，“知止”之“止”為靜，“格物”之“格”為動，“物格”之“格”為靜。動靜相因，舉無窮者當盡之事，即以本字還之，使意無餘欠，此驅使之妙也。

孫先生指出：“袁氏講的靜字、實字是指名詞，動字、虛字是指動詞，死指本用，活指活用。”信然。但是，從引文可以看出，袁仁林的“動靜”仍然限定在一字之內，而且強調“動靜相因”，這與黃震、劉鑒諸人的思路是一致的。如果在一字之外談論名詞和動詞，袁氏就會使用虛字、實字、死、活這一套術語。如孫先生所引：

實字虛用，死字活用，此等用法，雖字書亦不能遍釋。……“耳”“目”，體也，死實字也；“視”“聽”，用也，半虛半實也。

這個情況反映了袁仁林的動靜字觀點還沒有完全從前人的動靜字觀念中脫離出來，甚至可以說，袁仁林有可能是在誤會了前人觀點的基礎上，在一定範圍內轉移、發展了這套術語。他的關注焦點已經和前人不同了，他所說的“驅使之妙”，相當於今天的名詞的使動用法，帶有修辭色彩。

孫先生（334 頁，338 頁）又指出：

王筠（1784—1854）《說文釋例》、特別是《說文句讀》兩書依據字（詞）義清楚的劃分出靜字（名詞）、動字（動詞）、形容字（形容詞）三字（詞）類。

王筠是用“動”“靜”術語確定、劃分字（詞）的語法類別。名詞、動詞、形容詞是詞類中的最大的三類，也是最難劃清界限的三類。王筠明確定出這三類字（詞）類並提出從字（詞）義劃分的標準。

下面轉錄幾個孫先生所舉的例子。

“伍，相參伍也；從人，五聲。”大徐作“從五”，不知許君意也。不曰“五人爲伍”“十人爲什”“百長爲佰”，而連“參”於“伍”，連“保”於“什”、連“什”於“佰”，名其爲動字，非靜字也。（《句讀》卷一五）

“穿，通也。”以此爲動字。“登”下云“斤斧穿也”，則以爲靜字。（《句讀》卷四）

“示”下云“天垂象”。象，獸也，此借爲靜字。六書象形，又借爲動字。（《釋例》卷五）

可以看出孫先生的分析很有道理。王筠在袁仁林的基礎上有了發展，將動靜字術語從一字之內解放出來，用來觀察分析所有的字。但是，從孫先生所列的關於動靜字的 19 組例字來看，絕大多數仍然是在一字之內討論的，尤其是“說明一詞兩類”中 8 組例字。另外，王筠的書中也出現了這樣的分析：“然動靜異讀，已萌芽於漢，何劭公與許君同時，其注《公羊》也，曰：‘讀伐長言之，讀伐短言之’。雖因傳兩言伐云無所區別而爲此說，然已爲呂忱之先聲矣。”（《說文句讀》）

這裏仍然是分析“動靜異讀”的問題。對這一則材料，孫玉文（2007，307 頁）認爲：“王筠的動靜之分，還是從詞義入手，並不是現代語法意義上的動字和靜字。”這是否反映了王筠本人

的動靜字思想還比較複雜？單就這個話題而言，還有必要對王筠的動靜字思想作全面系統的梳理。

馬建忠更進一步發展了這種思想和術語，徹底擴大動靜字的使用範圍，觀察相關字的語法功能，並且借鑒了西方語言學的研究成果，對動字靜字的具體內涵作了改造，從而最終形成了自己的詞類理論。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比較清晰地看到，從黃震、劉鑒到袁仁林，到王筠，直到馬建忠，“動字”“靜字”術語發展變化的軌迹。

5. 餘論：正確處理古代語言學術語與相關語言事實的關係

古代學者對有關語言現象的認識都凝固在術語之中，因此要想把握古人的認識水平，必須準確理解有關術語的含義和應用範圍。這是語言學史的一個重要工作內容。但由於各種原因，古代學者對有關術語的定義，往往祇有片言隻語，在今天看來，顯得過於簡略甚至含混不清。對此，邵敬敏先生（1990，33 頁）認為：“我們在閱讀古代有關語法的一些著作或章節時，常常會碰到一些專門語法術語，如果照現在通行的說法去解釋，那將百思不得其解。這是由於古代學者對專門術語往往下的定義不確切，即使是對某些術語作解釋，也常常是含混不清、模稜兩可的。更應引起充分注意的是，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這些術語名稱未變而內涵卻發生了變化，因為後代學者往往喜歡採用‘舊瓶裝新酒’的辦法。因此，弄清這些術語的來龍去脈以及演變歷史，是十分有意義的一件事。”迄今為止，我們對古代的許多語言學術語的理解還存在相當大的歧異。例如對漢代許慎《說文解字》“六書”的定義的理解，歷來就是衆說紛紜，讓人不知所從。而諸如此類的現象，不在少數。我們應該探討這些差異是如何產生的，進而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

前面以《文通》“動字”“靜字”術語溯源研究為例，以學界

對《文通》之前“動字”和“靜字”這兩個古代語言學術語的不同看法為討論焦點，對相關問題作了一番比較全面的考察。我們注意到，那種把《文通》的“靜字”“動字”和此前古籍中的“靜字”“動字”等等的觀點，實際上是在“以今律古”，用今人對某種語言事實的認識水平去分析古人對這種語言事實的認識所得出的術語。因此，在研究古代語言學的工作中，我們必須嚴格區分術語和相關的語言現象。前者是主觀的，代表彼時彼地的學術思想和認識水平，其觀察的角度必然是單維的，有特定目的和立足點；後者是客觀存在，是混沌、立體的現象，不同時代的人可以根據不同目的，從不同的角度去觀察分析它們，從而得出自己的結論。其認識自然有高低之分，精粗之分，但如果拿今天的觀察角度和認識水平來衡量古人的術語，出現衆說紛紜乃至不得要領的事情，那就是很自然的現象了。正確處理古代語言學術語與相關語言事實的關係，是古代語言學術語研究工作中應該堅持的一個基本原則。這也是我們與古代學者對話的一個基本平臺。

〔注釋〕

①上引論著中在文字文獻方面有一些錯訛現象，影響到對有關事實的認定，有必要指出。

林先生引文中，首先是作者名不確。《切韻指南》一書的全名為《經史正音切韻指南》，作者係元代劉鑑（鑑）。四庫全書《〈經史正音切韻指南〉提要》說：“《經史正音切韻指南》一卷，元劉鑑撰，鑑字士明，自署關中人。關中地廣，不知隸籍何郡縣也。”而林先生謂作者是劉會監，可能是將“鑑”字的“金”旁誤成“會”字，故將劉鑑說成劉會監。另外，“經史動靜字者”中的“者”為“音”之誤。所引“凡字之動字者”，之“字”，原話中是沒有的。這些可能是排版的錯誤，但卻引起了以訛傳訛的現象。如莫超、葉小平（1998）一文中三次把《切韻指南》的作者說成“劉會監”。

劭先生、龔先生所引黃震《黃氏日抄》的一段話也需要討論。二位

先生對這則材料的引用可能是根據鄭奠、麥梅翹編《古漢語語法學資料彙編》，《彙編》（195頁）所引正與此同。據《彙編》（332頁）交代，《黃氏日抄》版本為慈溪馮氏刊本。此刊本今天已經不易見到，無法核對。筆者利用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所收《黃氏日抄》與《彙編》作了一番比較，發現差別較大，本段文字共80餘字，後者少了20多字，還有幾個字不一樣。現據四庫全書把這段話抄在下面，以資比對：

霸與伯同，長也。愚意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以德方興而為天下所歸，則王（平聲）聲轉而為王（去聲）。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齊其諸侯，則伯聲轉而為霸，皆有為之稱也。正音為靜字，轉聲為動字。

差距如此之大，是不是四庫全書的版本有問題呢？筆者作了進一步的考察，發現四庫全書所收明代楊慎《升菴集》卷四十五也引用了這段話：

論語憲問篇注曰：霸與伯同，長也。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佐對晉人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為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黃震曰：“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以德方興而為天下所歸，則王（平聲）轉聲而為王（去聲）。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率（當作齊）其諸侯，則伯（入聲）轉聲而為伯（去聲），皆有為之稱也。正音為靜字，轉聲為動字。”以此證之，左傳四王之王上如字，下音旺。五伯之霸上伯字入聲，下霸字去聲。王字無別體，故同用王字，伯字有霸字為別體，故上用伯，下用霸。左傳不惟文精，用字亦不苟矣。註疏未發明，故特著之。

上面一段話，同樣出現在楊慎《譚苑醍醐》卷六、《丹鉛續錄》卷三之中。楊慎所引，除個別字略有差別，其餘是相同的。由此看來，當是《彙編》所引或所據版本有問題。

- ② 該書已不易見到，《古漢語語法學資料彙編》收錄有一些材料，可以參看。

〔主要參考文獻〕

- [1] 馬建忠. 馬氏文通 [M].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3.

- [2] 王力. 中國語言學史 [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 [3] 林玉山. 漢語語法學史 [M]. 長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3.
- [4] 董傑鋒. 漢語語法學史概要 [M]. 瀋陽: 遼寧大學出版社. 1988.
- [5] 劭敬敏. 漢語語法學史稿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0.
- [6] 龔千炎. 中國語法學史 (修訂本) [M]. 北京: 語文出版社. 1997.
- [7] 周祖謨. 漢語音韻論文集 [M].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57.
- [8] 鄭莫, 麥梅翹. 古漢語語法學資料彙編 [M]. 北京: 中華書局. 1964.
- [9] 何九盈. 中國古代語言學史 (第二版) [M]. 廣州: 廣東教育出版社. 2000.
- [10] 趙振鐸. 中國語言學史 [M]. 石家莊: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 [11] 孫良明. 中國古代語法學探究 [M].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2.
- [12] 孫玉文. 漢語變調構詞研究 [M].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7.
- [13] 莫超, 葉小平. 《馬氏文通》的“靜字”學說 [J]. 西北師範大學學報. 1998. (6).

(譚代龍 四川外語學院中文系 郵編: 400031)